

韞、韞式佩与扳指

许晓东

内容提要 韞是套于右手拇指上用于钩弦护指的工具。其名称的出现最早见于《诗经》，佩韞是成人的标志之一。古韞材质多样，就玉韞而言，其出现可早到晚商。春秋、战国时期的玉韞由筒形而出现侧扳，并初现由实用向装饰转变的趋势，玉韞在西汉完成了实用性向装饰性的彻底转变，当时玉韞已经完全演变成装饰性的玉韞式佩。玉韞式佩历东汉、魏晋南北朝依然流行。宋人对韞已有隔膜，当时的韞式佩被看作古玉器，称螭螭佩。据此推测自北宋开始，对韞与韞式佩的渊源已不甚了了。元人视韞式佩为古玉，称雕玉螭螭或璫，认为是环一类的东西。韞式佩于明、清依然盛行，称螭璫、鸡心璫，晚清称鸡心佩。玉韞自汉以后甚为罕见，在清代发展为扳指，除用作男性装饰外，还被乾隆赋予丰富的内涵。17世纪，建立波斯萨菲王朝和莫卧儿王朝的蒙古贵族后裔亦流行佩韞，韞的形式与明晚期沐睿墓出土的玉韞几乎完全相同。

关键词 韞 韞式佩 扳指 印度莫卧儿王朝 波斯萨菲王朝

古称钩弦为“决”。开弓时套在右手拇指上，起保护手指作用的一种钩弦辅助用具称“决”，也称“韞”^①。古代，童子力能开弓时就佩韞，因此佩韞是儿童长大成人、已具备某种能力的标志^②。韞通常用硬木、象骨等材料制作，贵者用玉。用于钩弦的韞，“以象骨、韦”为之，“杳用米韦为之”。包山楚墓2号墓出土的一件骨韞，里面衬着一层皮垫，以黑丝线锁人字纹边^③。此骨韞内里所衬之皮垫，就是韦。王夫之《诗经稗疏》引《说文》“决之内加韦以护手指，不使弦契指而痛”^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清宫旧藏玉扳指少数内里衬金片一周，即韦之余韵，只是功效尽失，仅作装饰而已。汉及汉之前的韞及韞式佩的形制和功能的演变，前辈学者已有详细论述^⑤。本文将主要对汉以后的韞、韞式佩以及与韞关系密切的清代扳指试作探讨。

① “韞、决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著右巨指”。（东汉）许慎：《说文》页111，中华书局，1983年。

② 《诗·芄兰》“童子佩韞”句毛传云：“韞、决也。能射御则佩韞。”

③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页262、264，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④ 扬之水：《说〈小雅·车攻〉》，《中国文化》第14期，页29—39，1996年。

⑤ 杨建芳：《玉韞及螭形玉饰——一种玉器演变的考察》，《中国文物世界》1989年第7期，页109—119；卢兆荫：《玉韞与螭形玉佩》，《文物天地》1995年第1期，页20—24。韞式佩名称的提出和论述，参见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研究》页30，刘云辉编著：《陕西出土汉代玉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

〔图一〕商 玉韞 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



〔图二〕战国初 玉韞 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



〔图三〕战国早期 玉韞 江苏省无锡市鸿山战国越王墓出土



一 商至明玉韞及玉韞式佩

目前所知最早的玉韞出土于商代(前16—前11世纪)晚期的殷墟妇好墓中〔图一〕^{〔1〕}。青玉质，中空筒形，一端平齐，另一端一侧高一侧低。低侧紧贴拇指背，装饰兽面纹。兽目下方有两个穿孔，供绳贯穿系结固定^{〔2〕}。兽面两侧分别雕刻兽的身、尾、足。兽目上方有一条横向浅槽，应是长期钩弦留下的使用痕迹。清宫旧藏数枚与之相类。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从墓葬同出的大量青铜兵器看，妇好本人就是可以带兵征战的统帅。玉韞上所带的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了其在当时的实用性。

东周时期，不少高级王、侯墓中都见随葬玉韞或骨韞，出土位置均在死者骨架的手部，但形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3〕}、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图二〕^{〔4〕}、浙江省安吉县龙山1号墓^{〔5〕}、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三号墓^{〔6〕}所见玉韞，环身一侧出扳，表面光素无纹。一端略作方折，有穿孔。此时的韞已经出现了由实用向装饰转化的趋势^{〔7〕}。

同时期的墓葬中也出现了表面有纹饰或是造型更为夸张的玉韞。如江苏省无锡市鸿山战国早期越王墓出土的一件，椭圆形，表面及侧扳均装饰浅浮雕兽面纹、云纹。低侧方折，作出一横向凹槽，并有横向穿孔〔图三〕^{〔8〕}。此外，江苏省苏州市浒墅关真山D3M1出土的一件战国玉韞，两端都较尖圆，有横向凹槽。两侧出形状各异的不对称耳式扳，较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5》“河南”卷，页48，科学出版社，2005年。此韞高2.7—3.8厘米。

〔2〕 杨泓：《扳指与火药袋：艺术品的前世今生》，《紫禁城》2008年第2期，页198—202。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3》“山西”卷，页192。此韞长4.2、宽2.8、孔径2.1厘米。

〔4〕 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湖北”卷，页98。此韞长4.3、宽3.4、孔径1.9—2.2厘米。

〔5〕 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卷，页165。此韞长4、宽2.6、高1.2、孔径2.2厘米。

〔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北京天津河北”卷，页166。此韞长4.2、宽2.7、孔径2.1厘米。

〔7〕 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编：《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页3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8〕 南京博物院等编著：《鸿山越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2007年。图见南京博物院等编著：《鸿山越墓出土玉器》，图版106—107，文物出版社，2007年。此韞孔径4×2.7、高1.4、扳长1.1厘米。

之上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玉璽之扳更为夸张，可以看作是战国玉璽向西汉纯装饰性玉璽的一种过渡形式〔图四〕^{〔1〕}。与商代玉璽相比，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玉璽的造型特点是，原紧贴拇指肚的高侧由近垂直而变为平缓的舌状斜坡，璽的高度变矮。其整体造型已不适于钩弦，舌形斜坡表面更未见使用磨痕。因此有学者认为当时的玉璽已经是装饰品而非实用器^{〔2〕}。

西汉时期是玉璽形态变化最为丰富的阶段^{〔3〕}。这时的璽有的虽然保持着东周时期玉璽的大致形态，但由立体而平面的趋势明显，扳消失、变形或融于孔周的图案设计之中。例如江苏省常州市出土的一件，依然保留扳的构思，但业已变形〔图五〕^{〔4〕}，与舌形相对的另一侧，方折处的凸棱延长呈尖突状。中孔两侧及上端出现或简单或繁缛的装饰^{〔5〕}，包括透雕猴^{〔6〕}、云气^{〔7〕}、凤鸟^{〔8〕}、螭龙^{〔9〕}、虎^{〔10〕}等图案。有的璽身高浮雕螭龙，如1986年江苏徐州北洞山公元前2世纪楚王墓〔图六〕^{〔11〕}、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西汉晚期墓〔图七〕^{〔12〕}所出玉璽。有的璽身拉长、中孔变小，如山东省五莲县张家仲固汉墓所出

〔1〕 苏州博物馆：《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图见徐湖平主编：《江苏馆藏文物精华》图版32，页32，南京出版社，2000年。此璽长4.7、宽4.5、高2.1、孔径2.2厘米。

〔2〕 卢兆荫：《玉璽与璽形玉佩》，《文物天地》1995年第1期，页20—24。

〔3〕 徐州地区出土玉璽的西汉早期墓葬有狮子山楚王墓、北洞山楚王墓、簸箕山宛胸侯刘执墓、韩山刘婁墓、后楼山西汉墓等。图见前揭《大汉楚王》页300；又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徐州博物馆：《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4期；陈娟英、陈丽华：《常州发现西汉墓》，《文物》1993年第4期；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胸侯刘执墓》，《文物》1997年第2期；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韦正、李虎仁：《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4〕 陈丽华主编：《常州博物馆50周年典藏丛书·玉器画像砖》页28，文物出版社，2008年。此璽长4.4、宽3.2、厚0.7厘米。

〔5〕 如汉阳陵司马道南陪葬墓园M1456所出，整体扁平，光素无纹。长3.1、宽2.2、厚0.4、孔径1.4厘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图见刘云辉编著：《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图版181，页213，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9年。

〔6〕 如西安东郊窦氏墓出土的一件，璽身造型与M1456出土的类似，仅于两侧镂雕简单的双猴。长4、宽4.1、厚0.3厘米。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郊窦氏墓(M3发掘报告)》，《文物》2004年第6期。图见前揭《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图版175，页205。

〔7〕 如陕西阳陵司马道北陪葬墓698所出。图见前揭《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图版180，页212。

〔8〕 如广州市南越王墓所出7件，其中一件于上端装饰变形鸟纹。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1》“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台湾”卷，页109。

〔9〕 如广西合浦县环城乡黄泥岗出土者，璽身装饰双螭，环绕左右及上方。图见前揭《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1》“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台湾”卷，页191。

〔10〕 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6》“安徽”卷，页122，安徽省巢湖市放王岗西汉墓所出。璽长4.7、宽4、厚0.4、孔径1.5厘米。

〔11〕 图见前揭《大汉楚王》页301—303。

〔12〕 图见前揭《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图版182，页214，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此璽长7.1、宽4.3厘米。

〔图四〕战国 玉轈 江苏省苏州市浒关真山D3M1出土



〔图五〕西汉早期 玉轈式佩 江苏省常州市出土



〔图六〕西汉早期 玉轈式佩
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陵出土



〔图七〕西汉晚期 玉轈式佩 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出土



玉轈〔图八〕^{〔1〕}。或于中孔装饰螭龙，如陕西西安汉长安城西侧所出玉轈〔图九〕^{〔2〕}。或自中孔探出螭身和螭首，如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另一件，正面高浮雕大小三条螭龙。其中大螭从中心孔中探出身，将纳指的中孔完全封堵〔图十〕^{〔3〕}。之前用于系结固定的双孔，有的虽于尖突的顶端得以保存，如〔图六〕、〔图七〕、〔图十〕所示，但显然已作为系挂使用。玉轈于此时已不具钩弦的实际功效，而为佩玉无疑了。变形轈式佩亦于此期出现，如江苏省扬州市邗江甘泉“妾莫书”西汉墓的龙凤纹轈式佩，中心轈身略作弧曲，上方尖突如觿〔图十一〕^{〔4〕}。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1号西汉墓出土的一件佩

〔1〕 潍坊市博物馆：《山东五莲张家仲固汉墓》，《文物》1987年第9期。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4》“山东”卷，页220；《中华のかかやき：中国山东省古玉器》，图版74，页64，山口市立秋美术馆、浦上纪念馆，2009年。此轈长7.3、宽2.7、厚0.4厘米。

〔2〕 图见前揭《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图版182，页214。

〔3〕 图见前揭《大汉楚王》页208。此轈长6、宽4.5、厚0.4厘米。

〔4〕 周长源、徐良玉：《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12期。图见扬州市博物馆、天长市博物馆编：《汉广陵国玉器》，图版66，页92，文物出版社，2003年。此轈长9.5、宽4.2、厚0.4厘米。

〔图八〕西汉 玉牒式佩
山东省五莲县张家仲固出土



〔图九〕西汉 玉牒式佩 陕西西安汉长安城西侧出土



〔图十〕西汉早期 玉牒式佩
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陵出土



〔图十一〕西汉 玉牒式佩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甘泉汉墓出土



〔图十二〕西汉 玉牒式佩
北京市大葆台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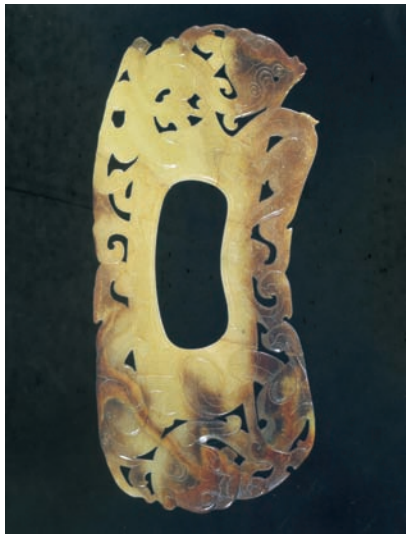


环，将牒的设计融于玉环之中，构思精巧〔图十二〕^{〔1〕}。

西汉时期玉牒已经完全演变成装饰性的牒式佩。如果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两件牒式佩还略具牒形，具有一定的厚度，中孔尚能纳指，其他绝大部分出土品均甚为扁平，有的一面略弧凸，另一面稍内凹。高浮雕的螭虎装饰亦是西汉牒式佩的特色之一。变形、中孔

〔1〕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见前揭《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北京天津河北”卷，页15。此牒直径9.2厘米。

〔图十三〕东汉 玉韞式佩 河北省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



〔图十四〕东汉 玉韞式佩 陕西省华阴县大司徒刘崎墓出土



缩小、在中孔周围装饰透雕图案、将侧扳设计融入其中，或是韞、璧合一，觿、韞结合，都是西汉玉韞式佩的新形式。西汉玉韞式佩虽然承继、保留了战国玉韞的一些造型特征，但更多的是创新。玉韞完成了从实用器向装饰品的彻底转变，并且造型推陈出新、异彩纷呈，是玉韞式佩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汉韞式佩主要出土于王室成员或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河北、山东、江苏和广州等诸侯王墓中均有出土，且多与成套的玉剑饰同出，暗示使用者大多是地位崇高的男性。但西汉晚期徐州东洞山二号楚王后墓^{〔1〕}、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均出土有韞式佩^{〔2〕}，这表明韞式佩亦非男子专享。

与西汉相比，东汉玉韞式佩相对少见。河北省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一件，作扁平委角长方形，中孔呈扁豆状，孔周镂雕蟠螭〔图十三〕^{〔3〕}。陕西省华阴县大司徒刘崎墓所出者，中孔椭圆，孔缘镂雕三螭虎〔图十四〕^{〔4〕}。较之西汉韞式佩，东汉的尺寸大了不少，也更趋扁平，西汉韞式佩常见的正面微鼓、背面略凹的设计有的已经消失。

东汉以后历两晋、南北朝，尽管文献和实物都非常稀少，但佩韞的观念依然存在，玉韞式佩的

〔1〕 图见前掲《大汉楚王》页300。韞白玉质，心形主体瘦长，正面微凸，背面略凹，两面均饰阴线流云纹，两侧透雕变形动物纹。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78。图见前掲《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北京天津河北”卷，页191、192。

〔3〕 图见前掲《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北京天津河北”卷，页210。此韞长15.6、宽7厘米。

〔4〕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4》“陕西”卷，页167。此韞长10.2、宽6.3、厚0.4厘米。

〔图十五〕西晋 玉韞式佩 湖南省安乡县西刘弘墓出土



〔图十六〕东晋 玉韞式佩 江苏省南京市仙鹤观泰和元年(366)高崧墓出土



造型与汉代的比较接近，但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如湖南省安乡县西晋刘弘墓所出，青玉片状，两侧镂雕一龙一凤，上部为一长方形孔〔图十五〕^{〔1〕}。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韞式佩，近似汉代^{〔2〕}。南京郭家山M1、仙鹤观东晋泰和元年(366)高崧墓〔图十六〕、仙鹤观M6出土的四件韞式佩〔图十七〕，造型和纹饰与西汉同类器略同^{〔3〕}。其中有的可能是汉代的子遗，如高崧墓所出者，显示出东晋韞式佩对汉代同类器造型的承继。

自唐至元，尚不见有这一时期的玉韞或韞式佩出土。北宋人对韞已有隔膜。北宋沈括对《诗经》所谓“佩韞”之韞已不甚了解，推测其形状与芄兰之叶类似：“所谓‘佩韞’者，疑古人为韞之制，亦当与芄兰之叶相似，但今不复见耳。”^{〔4〕}《考古图》录一“雕蟠螭佩”，作扁平片状，中孔四周雕刻蟠螭，类似汉代韞式佩的造型，但吕大临对此已经语焉不详，未识出为何物〔图十八〕^{〔5〕}。究其原因，可能

〔1〕 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湖北湖南”卷，页240。此韞高9、宽7.5、孔径2.9、厚0.5厘米。

〔2〕 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图见前揭《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湖北湖南”卷，页239。

〔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2期；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图见南京市博物馆编：《六朝风采》，图版164—168，页192—195，文物出版社，2004年；又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7“江苏上海”卷，页170、177。郭家山所出长7、宽4.5厘米。高崧墓出土的两件，一长8.9、宽8、厚0.35厘米，一长9.6、宽8.7、厚0.4厘米。仙鹤观M6的一件长7.7、宽6.3、厚0.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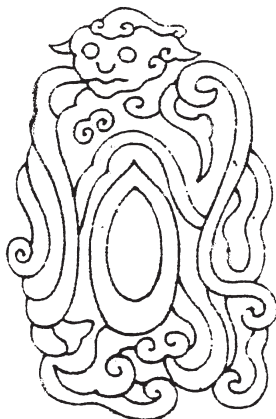
〔4〕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三，页17，中华书局，1985年。

〔5〕 (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卷八，页146，中华书局，1987年。

〔图十七〕东晋 玉螭式佩 江苏省南京市仙鹤观M6出土



〔图十八〕北宋吕大临《考古图》所录“珣玉螭螭”



〔图十九〕宋 玉螭式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如乾隆所谓“儒士多轻武，熙朝率重文”^{〔1〕}之故。尽管北宋人不知“螭螭佩”与螭的关系，但并不妨碍螭式佩的复古流行。推测北宋中晚期到南宋，伴随复古思潮的盛行，汉、晋玉螭式佩的存世，螭式佩以螭螭佩之名为时人所认知并仿制，共同成为明、清同类器追摹的样板〔图十九〕。

对螭和螭式佩认识的模糊在元人的著作中也有体现。朱德润《古玉图》录有两件螭式佩，形制相同。一称雕玉螭螭，为赵伯昂所有；另一件称璩，旁注曰：“《说文》云：璩，环属也。”^{〔2〕}对同一类器前后名称的不一，暗示作者对螭式佩认识的不清晰、对其渊源的不了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所录一决，作窄长条形，上端弯折呈近150度角，下端系有带^{〔3〕}。与商、周时期的螭（即决）已全然不同。所录之螭，实为杳。杳套在食指、中指、无名指上，放箭时起护指作用^{〔4〕}。

〔1〕 （清）弘历：《清高宗御制诗集》五集卷三三《咏和阗玉螭》。

〔2〕 （元）朱德润辑：《古玉图》，《丛书集成初编》册1506，页21、27，中华书局，1985年。赵伯昂为元代江西安南总管，元初曾收藏五代韩滉《五牛图》以及玉马、玉人等。见（元）陆友仁：《研北杂志》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66，页584、591，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 （元）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图说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77，页59，台湾商务艺术馆，1986年。

〔4〕 前揭《诗经疏义会通·图说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77，页27，图侧文字曰：“螭、杳也，以朱韦为之，射以驱杳。右手食指、将指、无名指以遂弦也。”所以称杳为螭，大概是因为两者都起护指作用，杳以韦制作，螭内里衬韦。因此《诗·芄兰》“童子佩螭”郑笺云：“螭之言杳，所以驱杳手指。”

鞬式佩在明人记载中称螭玦，有单螭玦、双螭玦甚至九螭玦者。这些螭玦有一些被认为是汉物，有的则是当时的仿品^{〔1〕}。汪玉珂《珊瑚网》记载一件陆子冈款白玉九螭玦，若非后加刻款，此器当为明代仿制^{〔2〕}。因为当时江苏地区流行仿汉、宋鞬形佩的制作，以谋取高价：“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玦、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价。”^{〔3〕}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明代鞬式佩，如白玉双螭鞬式佩，表面高浮雕双螭，背面上、下各有一个牛鼻穿，显示此佩亦曾固定于其他东西表面使用，而非单纯用于佩挂〔图二十〕。另一件设计相对简单，螭龙自中孔穿身而出，承继了汉代的风格。而除却螭后的主体部分，则近似下文将要论及的清代所谓的鸡心玦〔图二十一〕。

〔图二十〕明 玉鞬式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一〕明 玉鞬式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尽管汉及之后墓葬中不见有鞬，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鞬的使用。惯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将士以及尚武者，对鞬当不会陌生。明初王常宗曾有诗谓：“忆昔少年曾任侠，身轻欲飞衣裤褶。晓起冲寒行且猎，强箭如雨脱鞬鞬。”^{〔4〕}鞬是缠绕于左手小臂处束袖之物，便于箭射。诗歌描绘的就是于晓冬的清晨策马纵射，乃至鞬、鞬都为之脱落的场景。可知鞬、鞬之属对于挽弓射骑者来说是必备之物，只是大多不用珍贵材料制作，不为一般人所特别关注。

有明一代很少用玉制作鞬。目前仅见的一例出于南京江宁殷巷沐睿墓(明天启七年，1627)，素面，矮端一侧表面有一道凹弦纹，不见穿孔〔图二十二〕^{〔5〕}。该鞬形制古朴，集商、周玉鞬造型特征于一身，形制大略从周，但无扳。沐氏家族是明代地位显赫的军事世家。沐氏自明初沐英开始镇守云南，至明清之际的沐天波结束，历十三世之久，世代相传，贵比亲王。明初六国公二十八侯中，没有一个像沐家这么长盛不衰，甚至朱元璋的大部分子孙也难望沐家项背。沐英明初征战吐

〔1〕 (明)高濂：《遵生八笺》卷一四《论古玉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68，页726，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下《叙所蓄所见》：“余前后所蓄古玉则有三代羊脂九螭玦一、汉甘青螭玦一、白玉螭玦一……所见尤异者……甘青九螭玦一、甘黄五螭玦一……甘青七尺玦一、白玉七螭玦、五螭玦各一、子母螭玦三、绿玉子母螭玦一……”页827—27、827—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 (明)汪玉珂：《珊瑚网》卷三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18，页7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 前揭《遵生八笺》卷一四《论古玉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68，页726。

〔4〕 (明)王彝：《王常宗集》卷四《已酉练圻寓舍咏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229，页430，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5〕 图见南京市博物馆编：《金与玉：公元14—17世纪中国贵族首饰》页60，文汇出版社，2004年。此鞬直径3.5、宽1.2厘米。

〔图二十二〕明 玉鞞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明天启七年（1627）沐睿墓出土



〔图二十三〕明 玉鞞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四〕明 玉鞞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蕃、蜀、滇、黔、广西，为开疆辟土立下汗马功劳，子孙世守西南边陲，平息缅甸、交趾等边民的纷争。直到明末吴三桂剑指云南，永明王由榔入滇，沐天波出奔缅甸，沐家方始衰落^{〔1〕}。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数件玉鞞，形制与沐睿墓所出者类似，亦当为明代之物〔图二十三、图二十四〕。〔图二十四〕的一件一端圆凸呈泥鳅背状，接近清代扳指的造型。〔图二十二〕、〔图二十三〕则与下文将要论及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鞞非常接近。清末吴大澂《古玉图考》所录白玉鞞一件，一面厚一寸，一面厚三分半。从线描图以及尺寸看，与上述明代玉鞞十分相似。据称濮青士太守文暹也藏有形制相同的鞞^{〔2〕}。

二 清代玉扳指与玉鞞式佩

玉鞞式佩在清代依然流行，时称螭块^{〔3〕}，或称鸡心块。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有两者并提的，如乾隆四十年三月如意馆：“十九日……将玉一块重七两画得鹅一件，一块重四两画得鸡心块一件，一块重一两九钱画得单螭块一件，一块重八钱六分画得猫一件，一块重五钱六分画得鸡心块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4〕}清末吴大澂《古玉图考》录一云纹佩，上端尖凸，整体造型如平面的鞞，既无扳又无任何透雕装饰〔图二十五〕。吴大澂注曰：“俗名鸡心佩，无可考。”^{〔5〕}已不知何故以鸡心形容其形状，对此物的源流亦语焉不详。此鸡心佩的造型实则与汉陕西阳陵陪葬墓出土的一件鞞式佩甚为接近，只是此佩表面光素无纹〔图二十六〕^{〔6〕}。推测所谓的螭块，系指四周有螭龙等装饰的鞞

〔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页3756—3768，中华书局，1984年。

〔2〕 吴清卿辑：《古玉图考》页105，台北：中华书局，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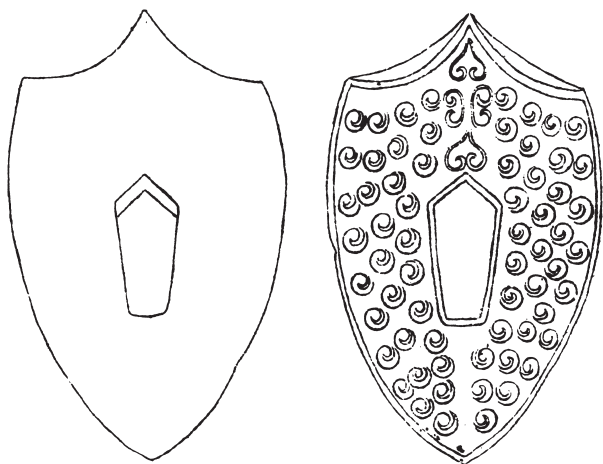
〔3〕 另《古玉图谱》（康山草堂藏板，乾隆乙亥年，即乾隆二十年镌刻）卷六十三叶九亦录“古玉双螭块”一件，即鞞式佩。此书传为宋代龙大渊等编撰，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奉旨采访遗书购得此图谱。据图谱所录玉器，其最后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明，而有可能在明、清之际。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8册，页23—24，人民出版社，2005年。

〔5〕 （清）吴大澂：《古玉图考》，光绪十五年石印本，叶一百二十二。

〔6〕 图见前掲《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图版181，页213。

〔图二十五〕吴大澂《古玉图考》所录云纹佩



〔图二十六〕汉 玉璽式佩 陕西省阳陵陪葬墓出土



〔图二十七〕清初 白玉璽式佩
北京市海淀区清顺治年间黑舍里氏墓出土



〔图二十八〕清初 碧玉璽式佩
北京市海淀区清顺治年间黑舍里氏墓出土



式佩，而鸡心玦则指四周无任何装饰的璽式佩，如〔图二十一〕，若去穿孔盘曲的螭兽，则与《古玉图考》所录造型完全一致了。

玉璽在清代演变成了扳指，并因乾隆皇帝对玉扳指的特别关注，而成为时尚之饰。北京市海淀区清顺治年间黑舍里氏墓出土的白玉、碧玉璽式佩，可作为明末、清初璽形佩的标准器。两枚璽式佩表面浅浮雕流云、螭龙、鸳鸯。流动的阴刻游丝线条颇具汉风〔图二十七、图二十八〕^{〔1〕}。故宫旧藏不

〔1〕 图见前揭《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北京天津河北”卷，页84、85。长分别为8/7.7、宽分别为5.7/4.6厘米。

少清代鞞式佩，装饰题材虽与汉代别无二致，但在设计中融入了时代风格，凸显出时代的特征〔图二十九、图三十〕。以琥珀制作鞞式佩目前仅见于清代〔图三十一〕。

清代满族男子带在右手大拇指上的扳指，是由古代的鞞发展而来的^{〔1〕}。除骨、木〔紬木、枣木^{〔2〕}、松癭）、玉〔图三十二〕之外，尚有牙、翡翠、镶金伽楠〔图三十三〕、角^{〔3〕}、祖母绿^{〔4〕}、玻璃〔图三十四〕、玛瑙、水晶、琥珀〔图三十五〕等，尤以玉扳指为多。从传世最为常见的玉、翡翠扳指看，它们在当时已经完全作为装饰品而不具备实用价值。这些扳指，光素者表面光滑、圆润；有纹饰者亦是精雕细琢，图案、文字意蕴深远。如标志尚武骑射精神的射鹿、鹰撵雀、射兔、蹲虎、松鹿、哨鹿、垌牧、弋凫、穿杨、四骏、猎骑；颇具文人雅趣的泉旁观瀑、崖居、鸛鸽梅花、松荫高士、寒江独钓、秋声赋；有的鞞表镌刻诗文，表明乾隆帝的为君理念^{〔5〕}，镌刻“喜”、“囍”的扳指，则为皇帝大婚所专制。

扳指常配有扳指套，以易携带。乾隆八旬万寿盛典赏赐亲王、郡王、蒙古贝勒、贝子以及一、二品武职大臣，三品文职满堂官、三品武职堂官、四品满堂官、作诗大臣四人等玉扳指的同时，都随赐扳指套^{〔6〕}。从清宫旧藏品看，制作这些扳指套的材质有织物、竹、金嵌宝石等〔图三十六、图三十七、图三十八〕。乾隆晚年，扳指套甚至有用玉制的，为乾隆帝所诟病：“五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军机大臣等奉谕旨：‘……至搬指所以钩弦闾体，若搬指套，近亦俱用玉成做，甚属无谓。搬指套原以便于佩带，今以玉为之，更觉累重无当，殊为可惜。’”^{〔7〕}为便集中收贮，木制或犀角制扳指盒也随之出现，一盒可视需要收纳数量不等的扳指。晚清时民间市肆也有扳指出售^{〔8〕}，可知有清一代扳指使用范围之广，流行时间之长〔图三十九〕。

清代玉扳指的形制，乃是仿自蒙族使用的角鞞、革鞞而来^{〔9〕}，而非仿自内府旧藏的古玉鞞：“汉

〔1〕（清）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扳指”条：“扳指，一作搬指，又作掷指，又作班指，以象牙、晶玉为之，著于右手之大指，实即古所谓鞞。”页6224，中华书局，2003年。又见前揭《清高宗御制诗集》四集癸巳《古玉鞞》：“古玉实今鞞，今鞞犹古名。”

〔2〕（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三《决鞞极遂解》页105—107，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3〕前揭《清高宗御制诗集》四集卷五四《堪达汉》。

〔4〕（清）曾衍东：《小豆棚》卷六《珍宝部》：“乾隆辛丑，有吴依某，在济宁王牧署作记室。游于市，见乡人负半段玉罗汉，色深碧，以四缗售归。命工开琢，宝光灿烂，掩映几案，竟为宝石。成扳指一，牧进之国抚，大喜，以为宝石从未有此色。成指环四，多为牧夫人所得。一花插携归苏，遇胡贾，出万金买去。云：‘此祖母绿，中华何尚有耶。’”页2，光绪六年申报馆铅印本。

〔5〕前揭《清高宗御制诗集》四集卷八十二《题喻政玉鞞》，此诗写作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镌刻于两件北京故宫藏玉扳指之上。

〔6〕（清）阿桂等纂集：《八旬万寿盛典》卷三二，册三，页34—38、45，学苑出版社，2004年。

〔7〕（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官史续编》卷七十一《经费三》，页650，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8〕（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厂甸儿”条：“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而红货之内以翡翠石为最尊，一扳指翎管，有价至万金者。”页50，北京出版社，1962年；前揭《清稗类钞》册十一《棍骗类》“巨骗得妻及珍物”条：“一日，在玉器店，选购翡翠、烟壶、扳指，值几千金。”页5446。

〔9〕前揭《清高宗御制诗集》二集卷三六《角鞞歌有序》：“……钦命玉工仿角鞞琢玉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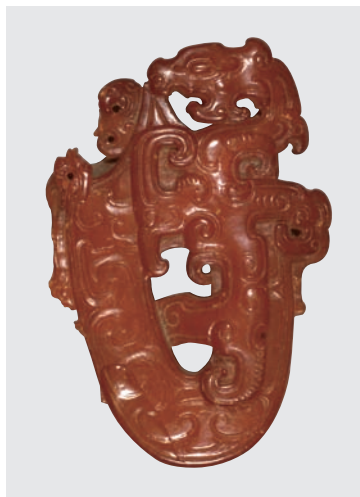
〔图二十九〕清 白玉双凤纹蝶式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清 白玉螭凤纹蝶式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一〕清 蜜蜡蝶式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二〕清 玉扳指及紫檀木扳指盒
古稀天子、乾隆御用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三〕清 嵌金加楠香扳指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四〕清 玻璃扳指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五〕清 琥珀扳指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六〕清 文竹扳指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八〕清 黄缎绣扳指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七〕清 金嵌松石扳指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玉古韞今颇有，但其制椭而细，为文玩则可，钩弦发羽未若今韞之胜今弓也。”^{〔1〕}乾隆诗文所谓“汉玉”，并非确指汉代玉器，前代玉器或者以旧玉料制作的玉器，也都称为“汉玉”，其含义类似古玉。乾隆帝所见汉玉韞“其制椭而细”，据此推测，应与明代南京沐睿墓出土的相同或近似。

那么，沉寂了近2000年，玉韞即玉扳指为什么会在清代重新流行并成为男性普遍的标志性装饰物呢？它在当时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们可以从乾隆御制诗中探寻答案。首先，它是满族力图保持和延续骑射传统的努力之一。满族入主中原后，依然每年秋猕冬狩，以示不忘祖，并确保马背民族的骁勇。康熙如是，乾隆依然。因此，扳指实际上体现了草原民族勇敢的精神，这也是乾隆、嘉庆时期常以玉扳指赏赐在外征战、功勋卓著的将领（如阿桂）的原因所在。其次，乾隆赋予了扳指以新的警示意义。作为钩弦护指工具的韞，普遍的是用木、革、角来制作，乾隆时期避暑山庄依然保留着康熙使用过的韞十二枚，但都是革韞、角韞^{〔2〕}，不见有用珍贵材料如玉、玛瑙制作的。乾隆自己通常所用，也是角韞。只因爱玉石的温润，而改用和阗贡玉制作。虽然如此，面对

〔1〕 前揭《清高宗御制诗集》四集卷一五《恭题皇祖御用韞有序》。

〔2〕 前揭《清高宗御制诗集》四集卷一五《恭题皇祖御用韞有序》：“我朝家法相承，肄勤尚射。皇祖神勇天赐，临御六十一年，秋猕冬狩之典，岁必举行。往往亲御威弧，殪禽服猛，铄乎伟哉。……恭阅旧藏御用韞十有二，或革或角，规制朴坚。……今和阗岁供嘉玉，中韞材者不一而足。虽琛赆徕遐，瑞符延喜，詎若此观德示俭之昭垂万世哉。”

角鞞、玉鞞，乾隆仍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叹^{〔1〕}，尤其在世风日益奢靡的乾隆中期，角鞞、革鞞与玉扳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时时提醒他戒奢崇俭^{〔2〕}。而木鞞纹理的通直也让乾隆意识到为人君之道：“弓矢文皇喻政深，木求脉理正于心。繫予职亦临民者，良譬惟殷效法钦。”^{〔3〕}小小的扳指被乾隆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新疆地区在乾隆时正式重新纳入行政管辖，完成了康熙、雍正二帝未竟的事业，是乾隆最为自得的武功之一。新疆和阗玉料自此源源不断地输入，是这一功绩最显著的物质体现。用来自新疆的玉料制作扳指，成了浓缩这些复杂情感、意蕴的绝佳载体。正是由于乾隆的推崇，扳指才得以在清中期及之后流行，由皇宫贵族而到民间富贵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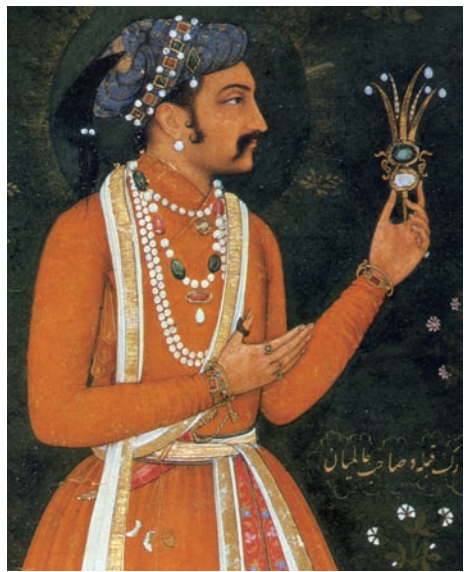
三 印度莫卧儿王朝以及波斯萨菲王朝各式鞞

莫卧儿王朝(1526—1856)是蒙古贵族在印度建立的蒙古政权。其祖先铁木尔曾于中亚建立强大的铁木尔王朝(1370—1506)，疆域一度涵盖西亚、中亚地区。1506年为中亚兴起的另一支突厥力量乌兹别克人所驱赶，铁木尔的第六代孙巴布尔(Baber)越印度河，建立莫卧儿王朝。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和王子佩鞞作为装饰，这在存世细密画中常有表现。例如一幅描绘王子沙加罕(Shah Jahan)的肖像画，完成于1616—1617年，沙加罕右手大拇指所带就是鞞，而且在他的腰带上还垂挂了三枚鞞[图四十]^{〔4〕}。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印度馆在陈的一件白玉鞞，内里描金书写沙加罕的名字以及回历年1042年，即公元1632年。另一件年代更早的玉鞞制作于加罕格尔(Jahangir)登上王位之前，其上铭刻加罕格尔

〔图三十九〕清《旻宁情殷鉴古图像》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十〕印度莫卧儿王朝王子沙加罕(Shah Jahan)肖像 绘制于1616—1617年，局部



〔1〕 前揭《清高宗御制诗集》二集卷三六《角鞞歌有序》。

〔2〕 前揭《清高宗御制诗集》四集卷九一《右澄潭集网》：“山庄所有角鞞木盂皆皇祖所遗，敬奉成诗纪事，深钦示俭。兹咏牙刻屏，知风俗日趋华丽，返朴惟难，自增惭恧耳。”又见四集卷十五《恭题皇祖御用鞞有序》。

〔3〕 前揭《清高宗御制诗集》四集卷八二《题喻政玉鞞》。

〔4〕 Susan Stronge, *Painting for the Mughal Emperor*, V&A Publications, 2002, pl. 93, p. 128.

〔图四十一〕白玉髹 印度莫卧儿王朝 制作于1599—1604年间



〔图四十二〕白玉髹 印度莫卧儿王朝 17世纪



〔图四十三〕墨玉髹 印度莫卧儿王朝 17世纪



〔图四十四〕玛瑙髹 印度莫卧儿王朝 17世纪



〔图四十五〕珉琅髹 印度莫卧儿王朝 17世纪



即位前的称呼Shah Salim。据此推断此髹的制作年代应该在其父阿克巴(Akbar)晚年，也就是1599—1604年间。玉髹表面凹雕阿拉伯花纹，镶嵌的宝石现已荡然无存。这件玉髹也是目前所知莫卧儿王朝明确的、最早的一件玉器〔图四十一〕^{〔1〕}。目前，传世17世纪莫卧儿王朝髹的材质，除玉之外，尚有琥珀、玛瑙、玉嵌金框宝石、金胎透明珉琅、象牙等，造型大致相同〔图四十二—图四十五〕^{〔2〕}。这些髹都没有任何钩弦使用的痕迹，而且数量相当多。

此外，髹也出现在波斯萨菲王朝第五世王阿巴斯(Abbas)的肖像画中。1647年绘制于萨菲首都伊斯法罕(Isfahan)的一幅肖像画，描绘了阿巴斯宴请到访的乌兹别克瓦里木罕穆德汗(Wali Muhammad Khan)的场景。阿巴斯右手拇指上即佩戴玉髹一枚，长舌部贴近拇指肚^{〔3〕}。另一幅1625—1626年创作于伊斯法罕的肖像画，画中的年轻男子被认为是王子阿巴斯，当时他分封在萨菲东部近中亚的重要城市呼罗珊(Khurasan)。阿巴斯王子左手拇指上套有一枚白色髹，髹长舌贴近

〔1〕 Markel Stephen, "Inception and maturation in Mughal jades", Stephen Markel ed. *The world of jade*, Mumbai: Marg Publications. fig.5, p.53.

〔2〕 Manuel Keene & Salam Kaoukji, *Treasury of the world: jeweled arts of India in the age of the Mughals*, Thames & Hud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l-Sabah Collection, Dar al-Athar al-Islamiyyah, Kuwait national Museum, 2001, pls. 2.2, 6.3, 6.8, 8.32, 8.34. The India Heritage: *Court Life and Arts under Mughal Rul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82. pl. 526, 527, p. 156.

〔3〕 图见Sheila R. Candy, Shah 'Abbas: *The Remaking of Ira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9, fig. 7.

〔图四十六〕波斯萨菲王朝阿巴斯王子肖像画
绘制于1625—1626年，局部



拇指背，佩戴方式正好与上一幅绘画相反。右手拇指因被遮挡，是否佩鞞不得而知〔图四十六〕^{〔1〕}。萨菲王朝在阿巴斯时期达到鼎盛。与之发生关系的主要是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中亚诸政权以及奥斯曼帝国和欧洲。萨菲与莫卧儿的统治者为同宗后裔，互以兄弟相称，相互间的交往十分频繁。阿巴斯肖像画中的鞞与莫卧儿王朝的不但形制完全一致，而且流行的年代相仿，都在17世纪以后，既表明两者源流的相同，也反映出佩鞞在中东地区王室成员中的普遍盛行。

上文已经提到，莫卧儿王朝各种材质的鞞的形制，与明代晚期南京沐睿墓出土的白玉鞞非常接近。不同之处在于，莫卧儿王朝的鞞通体光滑圆润，而沐睿墓所出者，尚有弧形凹槽。此外，莫卧儿王朝的鞞，圆环部分因年代的早晚而有由宽变窄的趋势，鞞的造型因此更加精巧。传世莫卧儿王朝各种材质的鞞的年代，绝大多数都被西方学者定在17世纪，这是莫卧儿王朝的鼎盛时期，相当于明代晚期、清代早期。其时，中国与莫卧儿王朝几乎没有直接的接触与往来，而主要通过西藏、克什米尔、中亚，或经海路作间接的沟通。印度地区的玉石加工工艺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对玉的特别关注以及皇室对玉器艺术的推动却要晚到16世纪晚期、17世纪初。玉嵌宝石或嵌金框宝石以及透明珐琅等技术的流行则要更晚。据此推测，莫卧儿王朝部分光素玉、玛瑙鞞的年代，较之其他材质或工艺的鞞，年代应该略早。换言之，珐琅鞞等应是仿玉鞞而来。印度莫卧尔、波斯萨菲王室的佩鞞观念与蒙古族崇尚骑射的传统密不可分，鞞的形制、以玉制鞞亦与中国传统不无关联。相对鞞自汉以来的沉寂，17世纪鞞与佩鞞在南亚次大陆及近东的流行确实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从中可管窥蒙古人西征所带来的对征服地文化的同时，对本民族固有传统的保留。

四 结语

总之，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年，玉鞞完成了向玉鞞式佩的转变，成为汉代皇室、贵族最常见的佩玉。汉墓中鞞、觿往往伴出，有觿几必有鞞，但有鞞未必有觿，可知鞞之流行较觿实有过之^{〔2〕}。魏晋离汉未远，鞞式佩余韵犹存。隋、唐之际，则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伴随两宋的复古思潮，汉

〔1〕 图见The Remarking of Iran, pl. 13.

〔2〕 杨建芳：《玉鞞及鞞形玉饰——一种玉器演变的考察》，《中国文物世界》1989年第7期，页109—119。

式鞞式佩成为文人雅士心目中的古物，但其与鞞的渊源关系，已不为人们所知。宋代开始仿汉鞞式佩的制作，而汉、宋鞞式佩又成为明、清模仿的对象。尽管自宋迄清对鞞式佩的不同称谓，如蟠螭佩、雕玉蟠螭、螭玦、璫、鸡心玦、鸡心佩等，折射出人们对其认识的相对模糊，但这并不妨碍它持续的生命力，且虽历近两千年而形制大致不变。溥仪带出宫的物品中即包含数十件玉鞞式佩。曾于商代作为实用器的玉鞞自战国以后几近消亡。清代乾隆以后开始流行的玉扳指，虽渊源于鞞，但与商、周鞞的形制判然有别。乾隆皇帝对玉扳指情有独钟，并赋予其特殊的内涵，并逐渐成为清代为成年男子专享的、具有标志性的装饰品之一。17世纪，分别在中亚及印度次大陆建立波斯萨菲王朝、莫卧儿王朝的蒙古贵族后裔，亦流行佩鞞，不仅戴于拇指，也系挂在腰间，不过仅限皇帝、王子使用。鞞的形制与明晚期沐睿墓出土的玉鞞几乎完全相同。考虑到元、明之际与中亚的交通，其佩鞞观念和习俗，当与受元、明的影响不无关联。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

(责任编辑：项坤鹏)

A Study of 'She', 'She-styled Pei', 'Ban Zhi'

Xu Xiaodo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49 to 066.*

ABSTRACT: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She' used to name a kind of protective device working as a thumb ring worn by an archer to protect his thumb from being hurt while drawing a bow to shot an arrow was first read in *The Book of Songs* (Shi Jing). A person with a 'She' around his thumb indicated he had grown into a man in ancient times. 'She' was made from different materials, for instance, the jade one could be dated as early as the later Shang period. With the new design of 'Ce Ban' (a ring with the design of one-side sticking out) coming after the original tube-shaped ones, jade 'She' was becoming more ornamental than functional in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developed completely decorative by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uring which the jade 'She-styled Pei' (She-styled pendant, or pendants in thumb ring shape) with various shapes and patterns surpassed any other dynasties. The jade 'She-styled Pei' kept great popularity over the Eastern Ha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ut it was treated just as an ancient jade article called 'Pan Chi Pei' (a pendant with dragon design) or 'Qu' or something like a ring by the people of the Norther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due to their ignorance of its origin. By the Ming and Qing times the 'She-styled Pei' remained in fashion, but was named 'Chi Jue', 'Ji Xin Jue', or 'Ji Xin Pei'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On the contrary, the jade 'She' lost its trace after the Han dynasty. The only survival from a later-Ming dynasty tomb in Nanjing of Jiangsu province is very close in design with those of Moghul India and Safavid Iran of the 17th century. Different in shape yet of the same supposed function, 'She' was called 'Ban Zhi' popular among the male as a kind of accessories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owns a lot to Emperor Qianlong.

KEY WORDS: 'She'; 'She-styled Pei'; 'Ban Zhi'; India Mughal; Safavid Iran

A Research on The Hake Culture Jadeware and Microlith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Xu Lin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67 to 080.*

ABSTRACT: It is true that the jade wares and the microliths unearthed from Ewenki people autonomous county of Inner Mongolia in 1985, but now collected in the Palace Museum can date from the Hake Culture in Hulunbeier area of Inner Mongolia of the Neolithic Age by the localities where they were found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m with the similar objects. The Hake culture defined as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s featured by microliths in spite of few excavated jade articles so far. So the 11 pieces of jade disk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are of valuable materials for explora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historic jadeware in Hulunbeier area and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jad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Palace Museum; jade disks (Yu Bi); microlith; the Hake culture; Hulunbeier